

写了十六封信

● 费平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每当到了“学雷锋”的日子,我就会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学雷锋”活动中为异地他乡群众写信的情景。

1994年春,我受上海单位派遣赴广东顺德工作。翌年的3月5日,我所在的企业团委组织了“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当时的活动主要是摆摊修理日常用品,企业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不乏能工巧匠,他们有的修电视机、录像机、电风扇、取暖器;有的修电水壶、收录机、半导体;还有的修手表、自行车和各类锁具。

我们作为上海职工不能袖手旁观呀,故也向主办方提出参加活动。同事中有两位会理发,便带上自备工具加入行列。而我呢,什么手艺都不会,心想,只能帮同事或他人打下手了。这时,团委书记小杨对我说:“费师傅,听说你经常投稿,来广东后在《顺德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上常见您大作,您可帮居民写信啊!”“写信?

哈哈……”我差点笑出声来,“还有人求写信?”“你们不信吧?我们这儿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需求大着呢,去年我们就有了这项服务。”“是吗?真有需求,那我就来试试吧!”其实,我很乐意干这个,因为这其中本身也包含有我自己一份与家里“鸿雁传书”的情结,现在充当“二传手”再为他人传情,不是很有意义吗?

我们厂区沿两边山峰挺立的路走到镇上有六七里路。那时通讯不方便,除了每周去镇上邮局打长途电话外,唯一与家里或亲朋好友联系就是写信了。远离妻子和幼小的女儿,离别的愁绪油然而生,于是每周两封信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虽然没有杜甫当年“烽火连三月”的境况,但收到妻子的家书,那欣喜之情何尝不能“抵万金”呢?一年来我不知写了多少信,但今天帮别人代笔,既兴奋又好奇。

那天上午我们一帮人在顺德大良镇的商业广场开始了学雷锋为民服务。虽春寒料峭,但坐在阳光下还觉暖意融融。原本思忖,当今时代真的还会有人需要写信吗?谁知路人看到桌上的“代客写信”的牌子,纷纷过来“寻字求墨”。一位湖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写信告诉老家的妻子,院子里多栽些梨树苗,卖猪的钱先存银行,明年待他回家再买砖盖房;一位本地妇女用广东“白话”要我写信给她的“仔”,一头雾水中她还问我“俚计嘅计(你知不知)?”后在别人的翻译下我才明白,她关照在山西当兵的儿子,寄来的奖状

收到了,要儿子在部队好好干,多穿衣服保暖……而当一位贵州女孩站在我面前时,我很惊诧:“姑娘你自己不会写?”她突然脸上泛着红晕轻声说:“大哥,我只上过两年小学……父母都不在……”她似乎有点哽咽……哦,原来她只身跟着亲戚来广东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与爷爷奶奶生活……她要对妹妹说自己已找到工作,等攒了钱会寄回去供她上学……听了她的叙述我的心情好难受,写了几行字写不下去,撕了又写……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但还有人在排队,我们顾不上吃午饭,啃着面包继续干。至下午3点收工,我用完了3支笔和2本稿笺。除写了16封信外,还有人提出帮忙写诉状、写入党申请书、写工作小结等,都被我婉言谢绝。一小学生还问我有没有雷锋格言,我立刻在记忆深处搜寻,写了一句:“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送给了他。还有一位男青年腼腆地要我帮其写情书,于是我问了他和女友的姓名。不一会儿,一首嵌入两人名字的“藏头诗”便告完成,男青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用我的情感向其心上人献媚到别有一番情趣……

28年过去了,如今信息发达,估计已很少有人写信了。回味这段在“学雷锋”的日子里当“写手”帮别人写过16封信的经历,还时常欣慰无比。即便当下还有人需要写信,我会义不容辞。因为当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缅怀时,那个叫“爱心”的物质会永远流淌在血液中。

也没说,转身就跑远了。婶婶告诉我,这个男孩儿跑远的背影,她一辈子都忘不掉,她心中认定了他就是个好人。

好人,应该是指那些有善心、宽厚待人的。从我和婶婶的故事中来看,老大爷和小男孩的举止说不上多么完美,却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对别人的伤害,这至少也应该算是好人的标准之一吧。我想说一句:“祝愿好人,总有好运!”

祝愿好人 总有好运

● 张军霞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我携带身份证去医院排队,轮到我时,身份证和体检条都已经递上去了,却因为接了一个电话,我略微一分神,发现放在前台的身份证不见了。我让医护人员把桌面的东西都翻了好几遍,哪里都没有它的踪影。这下,可把我急坏了,就跟他们协商调一下监控,看看当时是什么人站在我旁边,也许是人拿错了身份证。

当时排队体检的人非常多,医护人员根本腾不出空来,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人家终于勉强同意我到楼上去查。负责监控的女职工,说话态度和语气都很温和,她前前后后帮我看了两遍,发现当我接电话时,有位老大爷走过来,从前台拿了个什么东西,对医护人员挥挥手,转身就走了。没错,就是他拿了我的身份证,可是就算看清楚了这个人的医院这么大,人又这么多,我能到哪里去找他呢?我正犯愁时,前台的医护人员打来电话,说是有人发现身份证拿错了,又送回来了,我急速跑下楼,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感恩的话。

“幸亏今天遇到的是一个好人!”当我这样感慨时,排在我身后的一个同事说:“他把你的身份证拿走,害你楼上楼下跑了一个多小时,又跟人家说了那么多好话,这是添了多大的乱子呀,你

居然还说他是好人?”我摇摇头说:“第一,他是无意间拿错了身份证,并非有意制造麻烦。第二,他发现拿错了东西时,能把身份证送回来,省去了我重新补办的麻烦,我还能赶上参加今天的体检,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多年前在老家,邻居家有位婶婶是从邻县嫁过来的,她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婶婶的父亲年轻时因为家贫娶不上媳妇儿,后来经别人说合,就到她的外公家当了上门女婿。像这种男到女方家入赘的情况,在从前的农村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只是有一点,当上门女婿的男人会被某些村里人瞧不起,甚至故意刁难,以在别人伤口上撒盐来取乐。

有一次,婶婶的父亲去井边挑水,由于刚刚下过雨,道路十分泥泞,当他挑着满满一担水走回来,路过村口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仰面躺在地上,那两桶冷水泼溅出来,更是浇了他满脸满身。当时,村口的大槐树下站了不少人在聊天,他们看到眼前这滑稽的一幕,一个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更有小孩子干脆跑过来,朝着婶婶的父亲身上乱丢石子。婶婶的父亲躺在烂泥堆里,衣服全都湿透了,当他挣扎着坐起来时,脸上湿漉漉的,说不清是水还是泪。

当婶婶闻讯赶去时,看到邻居家有个男孩,没有跟着小伙伴们乱起哄,他也没有去扶这个倒在泥泞中的男人,但是他把男人摔倒时甩出老远的鞋子捡了回来,放到他的脚边,一句话

“监控”母亲

● 刘德凤

前阵子,女儿跟我说她好久没有看到外婆了,问我为什么不给她配一个智能手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视频轻松地看到她的样子。我告诉女儿,外婆没读过书,智能手机给她用过,她不会。女儿听后很是失落。

不久前和朋友聚会,无意中聊到这个话题,一个朋友告诉我:“给老人家装一个监控器吧,很方便,随时随地就能查看老人的情况。”我担心老人生活在我们“监控”之下,心里会不情愿,毕竟谁都想有个隐私。可朋友说给老人装监控,一是防贼,现在农村偷鸡摸狗的事还真不少,二是可随时查看老人的生活情况,还能缓解思念之苦。见我还没动心,她打开手机给我看。只见屋子里里外外都看得一清二楚,见朋友在看她,老人还对着摄像头跟她说了好一会儿话。

朋友告诉我,前一阵子她从监控里看到母亲走路姿势不对,问她怎么了,母亲这才说自己腿有点痛。她把母亲接来看医生,检查出是风湿性关节炎。要不是因为有了监控能及时发现,母亲还不知道要隐瞒多久。我的母亲和朋友的母亲一样,一个人执意在乡下生活,我也老是担心她摔着了、磕着了,或是身体有什么不适不告诉我。现在看来,“监控”母亲很有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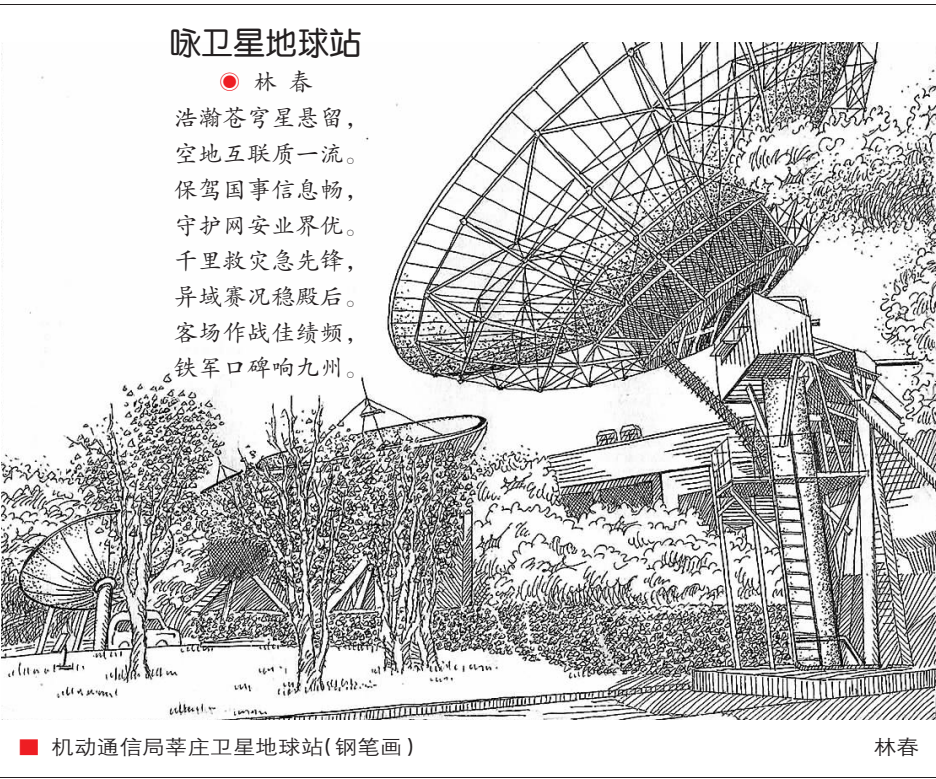
我跟母亲说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她非常赞同。说自己养了几十只鸡,每天晚上都担心人偷,装一个能放心,还说村里有好几家都装了。听母亲这样说,我立马联系人给老家装了3个摄像头,一个在堂屋里,一个对着院子,一个装在杂物间,正对着母亲心心念念的鸡。晚上,女儿回到家,我打开手机,查看监控界面,女儿看到了外婆的身影,两个人聊得很开心。而我,也终于放下心来,母亲做什么我都知道,她吃没吃饭,有没午睡一清二楚,再也不用瞎想了。

如今,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会打开手机看一会儿母亲,跟她聊一聊家长里短,告诉她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提醒她添衣加被。家里装了监控器没有将我们的距离拉远,反而让我们的联系更多了。镜头下的母亲常常笑容满面,看得出来,被我“监控”下的母亲很幸福,也很快乐。

咏卫星地球站

● 林春

浩瀚苍穹星悬留,
空地互联质一流。
保驾国事信息畅,
守护网安业界优。
千里救灾急先锋,
异域赛况稳殿后。
客场作战佳绩频,
铁军口碑响九州。



■ 机动通信局莘庄卫星地球站(钢笔画)

林春